

辽宁省视域下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王冰妹^{1*}, 唐旭迪¹, 张继勇¹, 都冰冰¹, 刘建博², 康起嘉²

¹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²大连海洋大学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9日

摘要

近年来, 我国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开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 辽宁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全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助力乡村发展。本文基于辽宁省视域下, 从培训主体、培训模式、培训成效三方面对比分析辽宁省各区域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总结提出其农技推广的优化路径, 促进农业增产提质。

关键词

农技推广服务, 农技推广服务体系, 实践与探索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System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Bingmei Wang^{1*}, Xudi Tang¹, Jiyong Zhang¹, Bingbing Du¹, Jianbo Liu², Qijia Kang²

¹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²Schoo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December 3, 2025; accepted: January 2, 2026; published: January 9, 202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第一作者。

文章引用: 王冰妹, 唐旭迪, 张继勇, 都冰冰, 刘建博, 康起嘉. 辽宁省视域下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J]. 农业科学, 2026, 16(1): 93-97. DOI: 10.12677/hjas.2026.161014

technology. Against this backdrop, Liaoning Province has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national call, full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support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systems in various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training subjects, training models, and training effects, and summarizes and proposes the optimization paths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Keywo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System,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农业科技创新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正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所言，科技创新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研究普遍认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技推广的运行机制与效果。其一为主体视角，多数研究指出，公共农技推广的主导力量仍来自基层政府及其所属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这些机构拥有专业人员、技术资源和政策支持，是推广体系的核心供给者。其二为客体视角，农户作为技术采纳的最终对象，其技术接受度、认知水平、风险偏好、经营规模等因素决定了推广效果。研究强调，农户的异质性是影响技术推广成效的关键变量。其三为媒介视角：技术传播渠道包括培训、示范基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字化平台等。媒介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农户获取信息的效率与质量[1]。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虽从多个维度展开讨论，但缺乏将“主体－客体－媒介”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系统性研究，尤其缺少基于多案例比较的结构化逻辑推演。作为农业大省，辽宁省在农技推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服务效能不充分等现实挑战。本研究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县域案例分析，旨在揭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运行规律与优化路径，提炼具有区域特色的经验模式，为推动辽宁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政策建议。

2. 案例背景与推广体系概况

2.1. 辽宁省昌图县创新农技推广机制

昌图县位于辽宁省北部，辽河上游东岸，地处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2022 年，农业人口为 68.29 万，农业生产总产值可达 152.2 亿元，是典型的农业大县。鉴于此，辽宁昌图县构建现代化农技推广格局，选取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以可量化的标准健全聘用管理机制，为推广工作的高质量开展奠定人员根基。同时，建立“线上＋线下”的农技推广发展模式，农技推广人员不仅可以现场实践指导，规范过程操作，还可以利用线上多媒体平台进行“云指导”，让农民足不出户也能感受科技魅力[2]。最后，构建产学研现代化农业体系，在科研机构、涉农高校、企业等的支持下强化科教兴农，

诱导农民在生产实践中与现代化科技融合，建立现代化农业体系。

2.2. 辽宁省铁岭县大力推进农技推广农技推广工作

铁岭县位于辽宁省北部，南临沈阳，东邻抚顺，下辖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 14 个乡镇，2 个街道办事处。面积为，农业种植面积为，全县总生产值可达，是辽宁省重要的农业大县[3]。

近些年，辽宁铁岭按照省、市要求，将农技推广工作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鼓励创新多元化农技推广机制体制，努力推进农业增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鉴于此，辽宁铁岭紧密结合主导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引用现代多媒体网络教学与专家、科技示范人员相融合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将农技推广落实到田间户头。同时，联结农科院、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及各种涉农骨干打造高标准农业示范基地，依靠主导产业引导农民参与培训，通过集中培训和入户指导，强势入驻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最终形成“专家团队 + 区域示范基地 + 基层推广服务体系 + 农户”的链式农技推广新模式[4]。

2.3.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提升农技推广体系服务效能

辽宁本溪市平山区位于本溪市西南部，北隔太子河与溪湖区相望，东北与明山区接壤，截止至 2023 年，下辖 7 个街道，48 各社区，11 个村落。农业总体生产总值为，占辽宁省生产总值的，全区种植面积可达，是本溪市重要的农业种植区。自 2017 年起，该区依靠省域内的专家指导，实行“一点两线、全程分段”的新型农民培训新模式[5]。“一线在下”即生产技能培训由县组织培训机构和实训基地分段开展。各项目县充分利用冬闲的有限时间，在各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技能培训工作。“一线在上”即经营管理培训由市级部门牵头主办，项目县协办，统一到省级培训基地集中开展培训。培训期间，他们还组织学员参观考察本溪市以及外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交易市场，深入辽宁省内成功试验示范基地参观学习[6]。打造了一批由农民组成的“科技专家”、“田秀才”，大力推动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

3. 案例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辽宁省各区域在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各地区的培训方式和推广人员的选取上，也在实际成效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见表 1 所示[7]。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training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Liaoning Province
表 1. 辽宁省各区域农技推广培训的差异分析

	农技推广培训主体	农技推广培训客体	农技推广培训媒介	农技推广培训成效
辽宁省昌图县	政府主导，高校、涉农企业和科研院所辅助	农户	“线上 + 线下”的产学研培训模式	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现代化科技
辽宁省铁岭县	现代多媒体网络教学与专家、科技示范人员及相关科研高校院所	农户	专家团队 + 区域示范基地 + 基层推广服务体系 + 农户的链式推广模式	强势入驻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
辽宁省本溪市	市级部门牵头主办，项目县协办	农户	“一点两线、全程分段”的新型农民培训新模式	打造了一批由农民组成的“科技专家”、“田秀才”

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辽宁省不同区域在农技推广培训的主体、培训媒介以及成效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本溪市和昌图县的农技推广培训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并组织实施，而铁岭地区则依托现代多媒体网络技术，积极协同涉农组织及高校共同开展。尽管这种培训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在农技推广服务的深入性以及获取农民信任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与改进。

4. 辽宁省农技推广的优化路径

4.1. 提升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素质, 培育多元推广主体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素质不仅是农业推广扩散和创新的中坚力量,还是农民获取更多农业技术信息、服务的有效渠道。鉴于此,进一步优化农技推广人员结构,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素质就成为了首要任务。其一,建立多元化农技推广人才培育模式。现存农技推广人员培养模式大多围绕着农业生产、农业加工等方面,很少涉及其他学科领域,如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专业,致使在推广过程中其工作人员对农民心理把握不足,市场了解也不够全面,大大阻碍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因此,实施多元化农业推广主体培养人才模式,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为主,联结各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培养一批懂技术、懂经济、懂心理的复合型人才。

4.2. 强化农业科技培训, 创新多元化培训新模式

科技人才并不是凭空涌现的,而是经过精心筛选、培养得来的。基于此,农业科技培训就是科技人才生长发育的重要沃土。其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了全球备受瞩目的新兴行业,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中。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建立“数字+”农技推广培训体系,采用物联网、5G信息技术等方式健全农技推广人才的培训方式,综合提高农技推广工作的整体效率。其二,向农民制定周密的个性化推广服务,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生长环境的农民自身条件存在差异,可能会对农技推广工作产生负面情绪,因此,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推广服务。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民定制专业化、个性化的农技培训服务,从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3. 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健全多元农技推广体系

农技推广政策不仅为基层工作人员与推广对象带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农技推广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方向。然而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人员是一类经过国家、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统一考试的单位编制人员,不只受到上层领导的调配,也受规则政策的限制[8]。为了高效推进农技推广工作,地方政府亟需扩大农技推广政策的宣传范围和宣传规模,不断完善农技推广服务的相关实施细则,避免基层农技推广工作人员在开展农技推广工作时因担心碰触政策红线而束手束脚。此外,还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增值服务,提高基层农业推广工作人员的相关报酬,带动基层农业推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期精确掌握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宣传方针。

5. 结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现代化农业的创新动力。鉴于此,本文从辽宁省视角出发,通过对比分析辽宁省昌图县、铁岭县及本溪市的农技推广工作,系统阐述其存在的差异,并提出辽宁省农技推广服务的优化策略,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 [1] 李万君,包玉泽,颜廷武,等. 依靠农业科技引领支撑乡村振兴[J]. 宏观经济管理, 2022(9): 69-75.
- [2] 边艳东. 辽宁昌图县创新农技推广机制[J]. 农业工程技术, 2022, 42(32): 95-96.
- [3] 金焕. 铁岭县 2019 年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实施工作经验[J]. 新农业, 2021(1): 92-93.
- [4] 刘杨. 2019 年铁岭县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玉米培训基地示范总结[J]. 新农业, 2020(23): 8-9.

-
- [5] 王丽颖. 本溪县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现状及完善措施[J]. 农业科技通讯, 2011(7): 15-16, 19.
 - [6] 马兰. 林业科技在本溪市生态林业建设中的推广应用探析[J]. 南方农业, 2023, 17(24): 108-110.
 - [7] 王航, 于湘莉, 杜清清, 等. 农技推广协同机制分析与涉农高校实践探索[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9): 90-94.
 - [8] 李秋生, 余志安, 李虹茹. 红线与红利: 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增值服务取酬行为何以实现?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6): 789-797.